

艾青抗战诗歌“忧郁”的抒情风格

王劲松

(重庆大学图书馆,重庆 400044)

摘要:艾青抗战时期的诗歌用浓重的“忧郁”笔调表现旧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以及农民的悲惨命运,抒发了自己对土地的深厚感情。这种深沉的忧郁来自于特定年代诗人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怀与思考,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鼓舞作用。由此构成了艾青抗战前期诗歌沉郁顿挫、悲凉慷慨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艾青;抗战;忧郁;土地;农民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2)04-0029-03

Lyric Style of Ai Qing's Blue Poetry in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G Jing-song

(Library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Ai Qing's poetry in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escribes the poverty and backward about the old China in a blue characteristic. They expressed the tragic destiny of the farmer and deep feelings to the land. This blue characteristic is from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o the reality and concerning oneself with the future of the motherland. It gives full play to excite the people and forms esthetics style of Ai Qing's poetry with modulation in tone, solemn and stirring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Key words: Ai Q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yric; land; farmer

艾青的诗是忧郁的,他曾自称是“悲哀的诗人”。艾青抗战前期的创作,绝大多数篇章都是反映中国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诗篇,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贫困,把农民的悲惨命运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描写得十分生动真实。艾青的忧郁首先来自现实生活中那些不公正的事物,来自他对农民命运的关切,来自他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他以自己的诗,为我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卷,为这片土地和农民的命运谱写下一曲曲忧郁而激愤的悲歌。

一、表现对北方农民苦难的关怀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艾青带着一种庄严神圣的战斗使命投身于抗战。他更加自觉地把他的诗歌创作同全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立誓要使自己的呼声“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1941年7卷1期)。因为他认识到,这场战争将由“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1]。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的观察更加深刻,他

的诗因此具有了更为深厚的生活内涵。苦难深重的现实一方面给他的诗篇涂抹上一层浓重忧郁的色彩,而另一方面更增强了他献身于祖国和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

1937年12月,艾青抱着急切投入战斗的决心,从浙江老家来到国统区抗战中心——武汉。但在这里,诗人并没有看到民族存亡关头所应有的昂扬和紧迫气氛,权贵们仍在作威作福,处处是穷困和饥饿,他感到异常的失望,一颗火热的心仿佛被冰封雪埋了一般。他深切地感悟到古老民族在解救自身的战争中所承受的深重灾难,而广袤土地和亿万生灵也将要度着极为艰辛的岁月。于是,艾青在武昌一间阴冷的屋子里“以悲哀浸融在那些冰凉的碎片一起”,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感情真挚、意境沉郁而广漠的长诗。诗人意识到这场民族解放战争通向胜利的道路是寒冷的,泥泞而曲折的。这种无边无涯的感觉世界,既是历史痛苦的延续,也是现实严酷的存在。它强烈地震撼着诗人本来已经动荡的心灵,使他整个身心里里外外感到一种弥天透骨的寒颤。在这首比雪还要寒冷的诗里,诗人反复地呼号:

收稿日期:2002-03-19

作者简介:王劲松(1968-),女,吉林长春人,重庆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不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所有的读者无不被这两行诗带来的寒冷所震慑，并且激赏它饱含着时代感的悲凉雄壮的浑然气韵。它反复回荡的气韵宛如深隽的钟声一阵比一阵宏亮地响着。当抗战爆发时，几乎所有诗人都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而艾青这时却弹奏出别样“忧郁”的调子。诗歌中更多呈现的不是激情的昂扬，而是国统区大后方真实的现实生活。

艾青创作伊始，便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寄托在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关怀上，当民族危机的阴影笼罩在祖国大地上空时，他又一次以自己的笔触抒发了这种情真意挚的忧虑和愤懑。《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使诗的意象和内含增添了极大的重量，这重量是一种不能推卸的负担，宿命地落在读者的心头上，引起更深的震颤——这也是雪落在中国土地上的寒冷的重量！

随着对战争现实的体验的加深，艾青转入深沉的思索，透过民族深重的灾难，以诗人的良知和敏感沉痛地审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1937年冬写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诗人以一系列的诗作展现了战乱中的人民，特别是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剧现象。他说：“这些诗多数写的是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顿，连我自己也不愿意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地的忧郁。”^[2]忧郁不同于感伤，它不是靠顾影自怜来滋养。感伤的美一般只求情感的丰富和细腻，存在于悲戚哀婉的情调中。而忧郁则是一种高级的难以企及的艺术美感，其真正魅力近于悲凉苍楚，只能生发于博大、深刻的历史内容中。恩格斯在评价爱尔兰民间歌曲中所表现出的“深沉的忧郁”时，曾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这种忧郁直到今天也还是民族情绪的表现”（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P574）。同样，艾青的“忧郁”并不是悲观绝望、阴郁消沉的表现形式，而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来自于真实而沉痛的生活感受。艾青当时曾明确表示过：“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2]艾青的忧郁，正是产生于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深刻认识与体验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忧郁”这种抒情特色不但具有一定时代强烈的社会色彩，而且往往给诗篇增添感染和启示的力量。

1938年初，艾青离武汉而去山西临汾，奔驰于陇海沿线，在潼关、临潼、风陵渡等战线出入。所到之处，无不呈现出战乱的凄惶景象。他曾经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想象的北方，这时候已经被更为具体的生活现象和事实所充实。《手推车》和《乞丐》是他西北之行所见所闻的产物。

就诗的创作角度而言，“手推车”这个形象似乎很难从中发现什么“诗意的内涵”的。艾青则慧眼独具，从这个古老落后的运输工具上，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农民的悲哀，和它那因

保守而形成的单调又呆板的生活方式。全诗异常简洁，每一个准确而沉重的词语都蕴含着历史苦难的实感，它们如手推车沉沉的独轮辗压在读者的心灵上：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短短几行，便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令人为之心碎的情境。那“唯一的轮子”发出的“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和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交织成为一个有声响有形色的北方的天野。

如果说《手推车》是一个意念的象征，那么，《乞丐》就是一幅现实的悲惨画幅。诗人用冷峻得近于残酷的语言来刻画那些“来自灾区，来自战地”，向人们“伸着永不缩回的手”的乞丐。“饥饿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通过这个真实意象，直达乞丐内心深处那种饥饿感，那种渴求食物的欲望，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状，以及那种使我们不能不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掉下泪来的悲感。

艾青从他踏上中国诗坛的那天起，就关注着苦难。艾青对此有着精辟的见解：“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2]诗人的描绘和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苦难上，而是向着更深层开掘。这就是：苦难带给了人们死亡和痛苦，也带给人们觉醒，带给人们要改变苦难处境的力量。

二、表现对灾难深重的土地的眷念与热爱

艾青通过对于土地的沉思与歌唱，在徐缓厚重的调子中，表达了一种渗透于泥土中的执著、朴挚的爱，同时也犀利地逼视到依然存在的现实生活的冰层。在《北方》、《旷野》、《我爱这土地》、《火把》、《向太阳》等一系列著名诗篇中，都回荡着这种与古老民族顽强前行且步调一致的沉重而深沉的旋律。

忧郁是一种真实的梗在心头无法言说的情感；忧郁支配着诗人的情怀，渗透在诗行背后；忧郁往往导致沉郁顿挫的抒情风格，产生与崇高感有内在联系的艺术美感，这是一种高级的难以企及的艺术美感。而艾青对特定时代产生出来的“忧郁”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浓密如乌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一切，扫荡这整个古老的世界吧！”^[2]在一系列抒写农村悲惨

现实的诗作中,艾青所流露出来的忧郁色调,正是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凝聚成的一种民族哀痛感。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我爱这土地》等代表诗作中,使各个意象片断紧密地连缀起来,并灌注了勃勃生气的,也正是这种强大而深沉的精神内涵和美学力量。抗日战争初期,艾青在《诗与宣传》中曾经说过一段誓词般的话:“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2]正因为有这样的创作思想,艾青才能把深广的内容升华为强大的美学力量,他的诗歌才能具有直面广阔现实人生而又浸透着深沉忧郁的独特风格。

代表作《我爱这土地》写于1938年末,是艾青亲身体验北方农村灾难现实后的作品。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只鸟: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诗人的爱国激情被点点滴滴渗透到杜鹃泣血似的形象意境中。接下来,诗人不再写鸟了,而像是在自言自语,仅仅两句却再一次震撼人心: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北方广大农村的苦难景象,使诗人难以拂去“忧郁”的阴影。纵有千言万语,都含在这“泪水”里了。深沉、内敛、含蓄,全诗明显存在的内在张力和气势,成功地将爱国激情的抒发引向庄严的境地。这种爱国主义诗情是艾青抗战前期诗作的基调。尽管尚有一种忧郁的感情涌动在他本时期的许多诗作中,然而,这种忧郁的感情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社会生活现实在一个爱国诗人内心引起的真实反映,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关注民族存亡和前途的自然流露。

忧郁的抒情风格与冷静的深邃认识之间并不具有如影随形的关系,作为一种艺术气质,它实际上是极为难得的,通常只能在伟大的作家身上才能发现。特殊的敏感使诗人对周围环境和事物本质有着高度的感受力,以及异乎寻常的、

超越一般逻辑推理的领悟本能;真诚又使诗人不能欺骗自己或欺骗别人。这样的诗人其内心生活不能说总是欢快的,因为万事万物在他那里都得到重新观照和思索,就像春末的落花,在诗人眼里和在一般人眼里是不同的。于是,构成诗歌作品中哲人式的冷峻风格的,往往是炽烈的、仅由自己咀嚼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越是深入内心,越是显得忧郁。当艾青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辗转于中国的“北方”时,他不仅理解了“载负了土地的痛苦和重压”的北方农民的现实苦难,而且对这“古老的国土”所“养育”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的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传统产生了心灵的契合。艾青的“忧郁”是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与艾青个人气质的一种“契合”。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仰赖于这种天然浑成的“契合”。艾青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的“忧郁”的抒情,表现了诗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特别是他对于广大农民悲惨命运以及思想情绪的深刻理解。这浸透了诗人灵魂、永远摆脱不掉的忧郁,构成了艾青诗歌艺术个性的基本要素。

艾青的忧郁表现了他对生活的忠实与思索。他把我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看成是造成外敌入侵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他说:“假如我们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那上面和着雾雨风雪在一起,占据了广大土地的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搜刮空了的贫穷,这是比什么都更严重而又比什么都迫切的。”(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1941年7卷1期)诗人将“个人的痛苦与欢乐,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2],以人民的忧患苦难为自己的忧患苦难,他的忧郁和迷惘,他的热切而急迫的探索,都以祖国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因此,他的笔端虽然流露出若干沉重压抑的感情,但总体上都执著于现实,探索和思考它的出路何在。

胡风对此作过深刻的评价:“在艾青那里,他始终抱着一种激情,用这激情去迫近人生;不论他底热情脱不了知识分子的伤感,也不论他底激情到不得不隐伏的时候就更显出焦躁的纹路,但这激情却正是他的生命,……”^[3]胡风的话道出了实质,即艾青的直面广阔现实人生而又浸透着深沉忧郁的诗风来自于他独特的艺术个性。

参考文献:

- [1] 艾青.艾青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 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3] 胡风.胡风评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